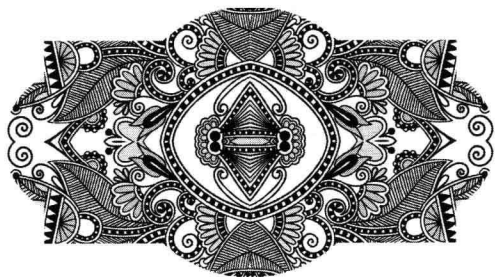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夜莺与玫瑰

(英) 奥斯卡·王尔德◇著
林徽因◇译



夜莺与玫瑰

(英) 奥斯卡·王尔德◇著
林徽因◇译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夜莺与玫瑰 / (英) 王尔德 (Wilde, O.) 著 ; 林徽因译. —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3. 8
ISBN 978-7-5104-3582-9

I. ①夜… II. ①王… ②林… III. ①童话—英国—近代 IV. ①I561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80257号

夜莺与玫瑰

作者: (英) 王尔德 (Wilde, O.) 著 ; 林徽因译

责任编辑: 张铁成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6899 5968 (010)6899 8733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6899 5424 (010)6832 6679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om.cn>

<http://www.nwp.cn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字数: 200千字 印张: 7.875

版次: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978-7-5104-3582-9

定价: 28.00元

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6899 8638

序一：阅读纯粹

中国人做事，讲究“务本”，因为“本立而道生”。所谓“本”，原指树木之根，也就是说，认识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，当乱花渐欲迷人眼时，反求于根，触摸年轮，也许最是接近生命的真谛。

阅读大抵也是如此。原典往往是不喧嚣的，也用不着吊一堆深奥的书袋吓人，当流光涤荡掉浮华的尘埃，我们以为浅显而轻易置于一旁的原典才逐渐流露出隽永的韵味。“庭院深深深几许”，敢于推开朴素的大门向里去，才能于静穆之中懂得别有洞天。

这套丛书多是些大家写下的小册子，凝练一生学养襟抱，史纲清晰，格局稳健，而文学的部分则是赤子性情，呼之欲出。这些作者在世时，书的名字与人的名字都不见得显赫，几十年光景，换了沧桑，倒让人想起杜甫写初唐四杰的评价：“王杨卢骆当时体，轻薄为文哂未休。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

对于各个时代“不废江河万古流”的文字，我们抱有一份恭敬，毕竟，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”。

受出版社之邀撰此小文时，恰逢社会热议阅读立法，因为2012年有关统计机构给出数据：国人平均年阅读率只有4.3本书。与此同时大家热议的另一项立法是子女必须回家看望父母，因为失望的爹娘把不回家探视的孩子告上法

庭的事也越来越多。

按说，法治中国是种文明的进步，但这两场关于立法的讨论却让我怅然若失。因为我曾经在无数中国乡村的农户人家门上看见过斑驳的楹联“忠厚传家久，诗书继世长”，“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，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”，而到了一个网上书城上午下订单下午就能拿到书的时代，我们的阅读居然需要立法推动了……

在我看来，阅读大体可分两种：有用的阅读是为知识，无用的阅读是为成长。前者有意义，后者有意思，而意义与意思的融合则是阅读的意境。

这套丛书，既有沉实深邃的学理，也不乏灵动鲜活的趣味，触摸这些名家的思维方式，也许比徒然领受他们的结论更具价值。

“泛览周王传，流观山海图，俯仰终宇宙，不乐复何如”。当年陶渊明既耕已种时还读书的那点乐趣，说小其实很小，因为神话书不顶功名；说大也还真是很大，书中俯仰宇宙，得人生至乐，这还不够吗？

在一个太多人奋发有为的时代里，可以对自己说“有所不为”，是一种操守。

在一个过于喧哗含混的时代里，可以做一些简单而纯粹的小事，是一种品质。

比如，读一些大家的小册子，并且乐在其中。

序二

我治中国现代文学、文化已经20年，对中国现代文学、文化我的判断是：一、这是一个中国文学、文化史上的星河时代，尽管短暂，但是，它爆发性地诞生了“中国现代”，这个时代如论是人还是作品，都可说是星河璀璨；二、我们对这个时代的认识和理解，不是很深，而是很浅，它突然被“当代”切断了，我们生活在一个断裂的当代，被切断和“现代”真切联系的当代；三、如何从那些尘封于图书馆的旧报刊、旧印本中披沙拣金，让真正的中国“现代”文学艺术和思想遗产发光？这是一个和当代新国学一样大的工程，需要研究家、出版家一起来奉献，来讨论。

绝版好书经典系列丛书就是做这个工作，是想把文学和文化上的中国“现代”重新展示给国人。这些著作都有这样一些特点：一是创始性，他们多是中国现代文学和思想的某个方向上的肇始之作，可以让我们一窥中国现代思想的原发地的风光；二是原初性，这时的作家和思想家们，已经接触了西学，但是国学的根底大多同样深厚，他们还没有像后来的治学者那样动不动就要以某个外来的思想、方法作为指针，因而很有中国问题意识、中国方法意识，还没有从概念出发、本本出发的教条，所以多能直触问题本身和事物本身；三是质朴性，我一直说，就像学哲

学一定要从古希腊入手一样，治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和文化，要从中国现代最原初的那些著作入手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质朴性，在原初发生时它到底是为了思考什么问题？用的是什么进路？弄懂了这个才进入得快，因为后来的都是从这些原初问题出发的。

领略这些“中国现代”最原初意义上的风景，对今天的人来说，不仅仅可以重温当初的辉煌，更重要的，在我看来，这里依然是当代人生活、思考最好的始发地。

葛红兵

2013年7月 上海

目录

散文篇

0 0 3 悼志摩

0 1 2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

0 1 9 窗子以外

0 2 8 蛛丝和梅花

0 3 2 文艺丛刊小说选选记

0 3 6 究竟怎么一回事

0 4 2 彼此

0 4 8 一片阳光

0 5 3 平郊建筑杂录

诗歌篇

0 6 7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

0 6 8 忆

1 1 8	除夕看花	1 3 8	冥思
1 1 9	写给我的大姊	1 3 9	空想(外四章)
1 2 0	一天	1 4 4	八月的忧愁
1 2 1	一串疯话	1 4 5	过杨柳
1 2 2	小诗(一)	1 4 6	别丢掉
1 2 3	小诗(二)	1 4 7	雨后天
1 2 4	恶劣的心绪	1 4 8	深笑
1 2 6	十一月的小村	1 5 0	风箏
1 2 8	忧郁	1 5 2	昼梦
1 2 9	对残枝	1 5 4	记忆
1 3 0	对北门街园子	1 5 5	静院
1 3 1	哭三弟恒	1 5 8	无题
1 3 5	我们的雄鸡	1 5 9	题剔空菩提叶
1 3 6	城楼上	1 6 0	黄昏过泰山

0 6 9	那一晚	0 9 4	激昂
0 7 1	『谁爱这不息的变幻』	0 9 6	给秋天
0 7 2	情愿	0 9 8	人生
0 7 3	一首桃花	1 0 0	红叶里的信念
0 7 4	吊玮德	1 0 5	展缓
0 7 8	灵感	1 0 7	六点钟在下午
0 8 0	仍然	1 0 8	昆明即景
0 8 1	深夜里听到乐声	1 1 1	山中
0 8 2	山中一个夏夜	1 1 2	静坐
0 8 4	秋天，这秋天	1 1 3	古城春景
0 8 8	中夜钟声	1 1 4	前后
0 9 0	莲灯	1 1 5	十月独行
0 9 1	年关	1 1 6	时间
0 9 3	笑	1 1 7	去春

小说篇

- 1 6 3 夜莺与玫瑰
1 7 0 九十九度中

书信篇

- 1 9 5 致胡适
2 1 1 致沈从文
2 2 7 致梁思庄
2 2 9 给梁再冰
2 3 2 致傅斯年
2 3 4 致金岳霖
2 3 6 致梁思成
2 4 0 附：徐志摩致林徽



散文篇

林徽因之所以成为林徽因，离不开梁思成，少不了金岳霖，也少不得徐志摩。

——作家张洁

悼志摩

十一月十九日我们的好朋友，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，徐志摩突兀的，不可信的，惨酷的，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。这消息在二十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，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黑，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。

志摩……死……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联在一处想过！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，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。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，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，谁又会想到他死？

突然的，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，沉入永远的静寂，不给我们一点预告，一点准备，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。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，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？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，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。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，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，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须更改，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

些须活动的可能！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。

我们不迷信的，没有宗教地望着这死的帷幕，更是丝毫没有把握。张开口我们不会呼吸，闭上眼不会入梦，徘徊在理智和情感的边沿，我们不能预期后会，对这死，我们只是永远发怔，吞咽枯涩的泪，待时间来剥削这哀恸的尖锐，痂结我们每次悲悼的创伤。那一天下午初得到消息的许多朋友不是全跑到胡适之先生家里么？但是除却拭泪相对，默然围坐外，谁也没有主意，谁也不知有什么话说，对这死！

谁也没有主意，谁也没有话说！事实不容我们安插任何的希望，情感不容我们不伤悼这突兀的不幸，理智又不容我们有超自然的幻想！默然相对，默然围坐……而志摩则仍是死去没有回头，没有音讯，永远地不会回头，永远地不会再有音讯。

我们中间没有绝对信命运之说的，但是对着这不测的人生，谁不感到惊异，对着那许多事实的痕迹又如何不感到人力的脆弱，智慧的有限。世事尽有定数？世事尽是偶然？对这永远的疑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完全的把握？

在我们前边展开的只是一堆坚质的事实：

“是的，他十九晨有电报来给我……”

“十九早晨，是的！说下午三点准到南苑，派车接……”

“电报是九时从南京飞机场发出的……”

“刚是他开始飞行以后所发……”

“派车接去了，等到四点半……说飞机没有到……”

“没有到……航空公司说济南有雾……很大……”只是一个钟头的差别，下午三时到南苑，济南有雾！谁相信就是这一个钟头中便可以有这么不同事实的发生，志摩，我的朋友！

他离平的前一晚我仍见到，那时候他还不知道他次晨南旅的，飞机改期过三次，他曾说如果再改下去，他便不走了的。我和他同由一个茶会出来，在总布胡同口分手。在这茶会里我们请的是为太平洋会议来的一个柏雷博士，因为他是志摩生平最爱慕的女作家曼殊斐儿的姊丈，志摩十分的殷勤，希望可以再从柏雷口中得些关于曼殊斐儿早年的影子，只因限于时间，我们茶后匆匆地便散了。晚上我有约会出去了，回来时很晚，听差说他又来过，适遇我们夫妇刚走，他自己坐了一会，喝了一壶茶，在桌上写了些字便走了。我到桌上一看——

“定明早六时飞行，此去存亡不卜……”我怔住了，心中一阵不痛快，却忙给他一个电话。

“你放心，”他说，“很稳当的，我还要留着生命看更伟大的事迹呢，哪能便死？……”

话虽是这样说，他却是已经死了整两周了！

凡是志摩的朋友，我相信全懂得，死去他这样一个朋友是怎么一回事！

现在这事实一天比一天更结实，更固定，更不容否认。志摩是死了，这个简单惨酷的实际早又添上时间的色彩，一周，两周，一直的增长下去……

我不该在这里语无伦次的尽管呻吟我们做朋友的悲哀情绪。

归根说，读者抱着我们文字看，也就是像志摩的请柏雷一样，要从我们口里再听到关于志摩的一些事。这个我明白，只怕我不能使你们满意，因为关于他的事，动听的，使青年人知道这里有个不可多得的人格存在的，实在太多，决不是几千字可以表达得完。谁也得承认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世间便不轻易有几个的，无论在中国或是外国。

我认得他，今年整十年，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，尚未去康桥。我初次遇到他，也就是他初次认识到影响他迁学的逊更生先生。不用说他和我父亲最谈得来，虽然他们年岁上差别不算少，一见面之后便互相引为知己。他到康桥之后由逊更生介绍进了皇家学院，当时和他同学的有我姊丈温君源宁。一直到最近两月中源宁还常在说他当时的许多笑话，虽然说是笑话，那也是他对志摩最早的一个惊异的印象。志摩认真的诗情，绝不含有丝毫矫伪，他那种痴，那种孩子似的天真实能令人惊讶。源宁说，有一天他在校舍里读书，外边下了倾盆大雨——惟是英伦那样的岛国才有的狂雨——忽然他听到有人猛敲他的房门，外边跳进一个被雨水淋得全湿的客人。不用说他便是志摩，一进门一把扯着源宁向外跑，说快来我们到桥上去等着。这一来把源宁怔住了，他问志摩什么在这大雨里。志摩睁大了眼睛，孩子似的高兴地说“看雨后的虹去”。源宁不止说他不该去，并且劝志摩趁早将湿透的衣服换下，再穿上雨衣出去，英国的湿气岂是儿戏，志摩不等他说完，一溜烟地自己跑了！

以后我好奇地曾问过志摩这故事的真确，他笑着点头承认这全